

只有悲剧才有意义深长的美

——观奥尼尔戏剧《安娜·克里斯蒂》的甬剧版 □张丽红

三月，滤不掉寒冷的春风里，去看甬剧《安娜》。该剧根据美国剧作家尤金·奥尼尔的《安娜·克里斯蒂》改编。尤金·奥尼尔素有“美国现代悲剧的创造者”之称，先后4次获美国普利策奖，1936年更由于其剧作中“所表现的完全符合悲剧原始概念的力量、热忱与真挚的感情”，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纵观奥尼尔的一生和创作，悲剧情绪紧紧伴随着剧作家的一生，其创作亦以悲剧为主。《安娜·克里斯蒂》是奥尼尔以海洋生活为题材，探索人生的境遇，揭示戏剧家对生活严肃思考的悲剧代表作。在该剧中，奥尼尔对大海进行了象征性处理，通过主人公的不幸遭遇来揭示隐藏在生活背后的那种不可思议的驱使力量，以揭示人生的痛苦、家庭的悲剧和背后隐含的社会悲剧，这部剧也是奥尼尔悲剧情结的具体体现。

1922年获普利策奖的《安娜·克里斯蒂》贯穿着忧郁悲伤的调子。剧中，饱经风霜的老水手克里斯斯憎恨大海，想方设法防止女儿安娜接近大海，以免她和海员结婚，重蹈先辈的覆辙，想不到恰恰是自己的努力反而使她遭受苦难，而在身心都遭摧残之后，她还是来到海上，并和水手麦特结下不解之缘。现实生活和个人的主观愿望背道而驰，老克里斯斯不愿看到并一直在千方百计避免的事情还是无情地发生了。这让人不由得联想到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演绎的人与命运故事，这是人类试图摆脱支配自己的异己力量而走向自由王国的最初的努力，但俄狄浦斯的悲剧结局又向人们揭示了人类从必然走向自由是一个艰险多难的历程。

在《安娜·克里斯蒂》一剧中，奥尼尔通过大海与陆地的对照揭示老克里斯斯和安娜父女两代人对大海的不同看法，反映剧中人物艰难的生存处境，从而深化其悲剧主题。在大海上漂泊了一辈子的老克里斯斯终生是大海的奴隶，饱尝海上生活的艰辛，自己也因此变成“呆瓜似的”。他有生惟一的愿望就是让女儿远离大海，让她永远“不知道有这个讨厌的海”，长大后“和一个在岸上有正当事做的人结婚，自己年老时死在床上，死在岸上”。但这个愿望是注定实现不了的。他一味相信陆地是安全的象征，在他看来，“田地对于小孩子们是最好的地方”，并自欺欺人地以为经过15年陆上生活的安娜一定出落成成了一个“美丽、善良、强健的女孩子”，但事与愿违，安娜在第一幕中第一次出现在“牧师约翰”酒店时，所有人（老克里斯斯除外）都看得出安娜并不像她父亲想象的那样健康，反而“显然显示出一切属于世纪最古老的职业的外形标记”，她的服装具有“俗气的华丽”，她年轻的面貌，在化妆下变得“坚硬粗糙”，她的笑声“粗俗”，神情“疲倦”不堪。她像男人一样喝烈性酒，吸劣质烟。命运向老克里斯斯开的更大的玩笑是，安娜不仅来到海上，热爱大海，而且爱上同样以大海为生的麦特。

备受克里斯斯诅咒的大海却成了安娜神向往的所在，被克里斯斯认为代表安全的陆地却给她带来无以弥补的身心创伤。在那代表陆地的生活了15年的乡下小屋里，安娜过着“监狱似”的生活。代表陆上男人形象并深受老克里斯斯信任的安娜表兄却使安娜失身，致使她一步步地



水手麦特遇到了安娜

安娜与父亲的情人梅香

走向沉沦、堕落。正像克里斯斯憎恨大海一样，安娜憎恨陆地：是陆地毁了她的清白，陆上人夺去了她为人的尊严。接触陆地对她来说是致命的、毁灭性的。她天生是海的女儿，“她的血里面就含着海的气息”。她向往海上生活，来到船上10天，她就“显得健康，样儿改变了，脸上恢复了原来的自然颜色”。海洋使她深感“清洁——好像洗了一个澡似的”。她觉得自己有所归依，而且净化了，似乎再生为处女，代表海水的大雾也让她无比喜爱。爽直强悍、胆大力强的麦特是大海的化身，得到安娜由衷的挚爱。在安娜看来，麦特“是个规矩的人，不管他有什么缺点”。与陆上人相比，麦特的一个指头，就比她“在那儿——内地——所遇见的一切男子都有价值”。

在安娜眼里，大海是肃穆的、庄严的，大海给了她自由、纯洁和无价的爱情，但已到风烛残年的老克里斯斯却意识到女儿安娜正在重复祖先的老路。他试图让安娜明白她所看到的海并不算“真正的海”，她看到的“只是它好的一面”。大海是个老魔鬼，随时都要在耍“鬼把戏”。但安娜感谢大海使自己获得了新生，这一切让老克里斯斯后悔莫及，预感到不幸的命运又要在女儿身上重复。

在奥尼尔的悲剧意识里，始终认为生活的悲剧在于人的合理愿望和现实之间的距离。当我们看到老克里斯斯诅咒大海使他的家人一代重复一代的悲剧命运时，就会感到大海的神奇力量对人物命运的主宰。老克里斯斯最后对大海的妥协，是他惟一的希望破灭之后，只能在海的强大威力面前认输，他从海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失败和无法改变的悲剧命运。这实际上反映的是人对环境、生活的强大势力从无能到冲突，从冲突到和解的悲剧过程，而且这种和解是被迫的。在奥尼尔看来，生活的悲苦意义在于这种被迫的和解，表现了人在环境的压迫和自身弱点两种力量的夹击下是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的。

奥尼尔是个坚定的现实主义者。他努力“在似乎是最卑鄙下贱的生活中找到悲剧中那种使人理想化的崇高品质”，并“永远试图通过人们的生活揭示生活，而不只是通过性格来揭示生活”。为体现这一理想，他在剧中为观众设计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结尾：

克里斯（向黑夜望着——坠入他的严肃的

沉思中——摇摇头——自言自语）雾，雾，雾，老是雾。你看不出是到哪儿去。只是这个老家伙，海——只有它知道！

笼罩着大海的弥天大雾的出现，与剧作第一幕中老克里斯的感叹“天气坏——老是雾，雾，雾，整天的”相呼应。又是一个深夜，在大雾笼罩下，麦特和老克里斯第二天就要离开安娜，开始他们的万里航程。他们三人的表情各不相同，但都显得心事重重。雾是大海的变形，是一种神秘力量的象征，在雾的世界中隐藏着主宰人生的神秘力量，命运驱使着他到大雾弥漫的海上世界去冒险。人生如雾海行舟，谁也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不祥的征兆和无法预知的厄运随时都会降临到他们的头上。大海和雾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该剧中神秘的世界的主要象征。

但是，虽然老克里斯、安娜、麦特等剧中人物与大海抗争，必然遭到失败，成为大海的牺牲品，但人类在自然面前永远处于劣势却屡败屡战的奋斗，自有一种悲壮在里面。在《安娜·克里斯蒂》中，奥尼尔虽未给主人公安排下幸福的结局，但他认为一出真正悲剧中的幸福，远远超出迄今为止所有结局圆满的剧本。正如古希腊人所理解的那样，悲剧使他们在精神上获得深刻的启示，令他们从日常生活的琐碎中解脱出来。当他们看到一出悲剧在舞台上演出，就会感到那些无望的希望的艺术上变得崇高了。对奥尼尔来说，只有悲剧因素才有那种意义深长的美，也就是真。这也可能就是奥尼尔一生中创作大量的悲剧作品，而很少写喜剧的原因吧。



尤金·奥尼尔

此次，宁波甬剧团移植了奥尼尔的《安娜·克里斯蒂》，改成中国化背景，取名《安娜》，是宁波演艺集团成立后，甬剧团有限公司推出的第一台剧目。它将参加2013年的浙江省戏剧节，并计划作为2014年的对外文化交流项目。排这个戏的初衷是为了与美国奥尼尔研究中心进行文化交流，他们也想看中国戏剧如何演绎奥尼尔的作品。中国话剧院副院长、一级导演王晓鹰推荐了《安娜·克里斯蒂》，认为奥尼尔的这部作品比较适合甬剧演员的表演。王晓鹰也是这部戏的导演。除了导演王晓鹰，《安娜》主创人员汇集了河南省艺术研究院一级编剧孟华、浙江省一级舞台灯光设计周正平、中国戏曲学院优秀青年导演陈涛、中央戏剧学院舞美设计张华翔、杭州艺术学院一级服装设计王笠君、唱腔设计戴纬、音乐配器杨浩平等。《安娜》人物设计不多，主演一共4位，父亲和父亲的情人由严耀忠和孙丹出演，水手由虞杰饰演，王锦文在剧中演安娜。戏一开始，海浪的声音传来，这声音其实汹涌在上世纪20年代美国的海边（甬剧《安娜》中改成30年代的宁波）。剧情基本按照原作，结尾也是原作那个开放性结局。这个开放式结尾留给了观众无穷的想象空间。克里斯对大海有着一种说不清的惧怕，他想着有一天能够在陆地上安息，但是此时他要奔赴遥远的非洲，命运是否会满足他的愿望？安娜和麦特的心被爱情串联到了一起，矛盾释然了，但麦特第二天就将远航，他们的爱是否会被悲剧所吞没？安娜向麦特许下了纯洁的语言，这诺言是否能够永恒抵御着堕落和背叛？没有人知道答案，观众在等待答案，但舞台上的灯亮了，没有人接着讲述此后的故事，只有克里斯的话犹在耳边回荡：“雾，老是雾。看不出你要到哪里去……只有那个老魔鬼，海——它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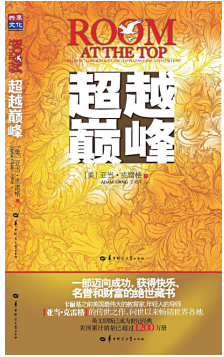
书 讯

《超越巅峰》 传递正能量 解密成功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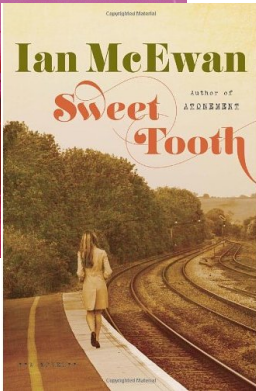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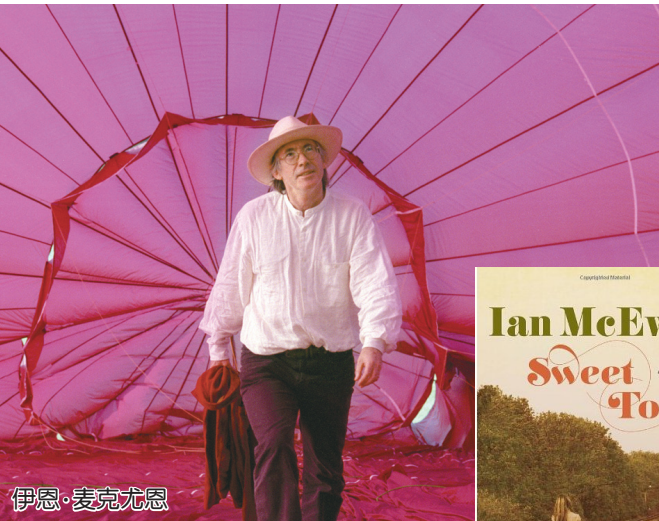
美国作家亚当·克雷格一直被西方世界誉为美国最伟大的教育家，其新作《超越巅峰》正是他教育思想的一种结晶。该书分别从成功与快乐、节俭美德、独立自主、行为准则等四个方面，深刻论述了人生必须克服的弱点。

《超越巅峰》涉及了教育改革、品格教育、大学生生活、家庭礼仪、健康生活等诸多领域。在书中，克雷格强调品德树立和教育的重要性，谆谆教导年轻人应该怎样生活和处世。今天蔓延在全世界的“不是权就是钱”、“成名要趁早”的浮躁与驱动，其实反映出某种“成功焦虑症”以及很多并不正确的“成功观”。《超越巅峰》中论论的成功观念十分可贵，作者特别强调了人必须超越天性中的劣根性，树立正确的人生准则，从

而拥有更高层次的追求和完美人生。他在书中除了叙述那些从默默无闻到一举成名的成功人士，向年轻人展示了自学、勤奋、诚实、认真的人，以此激励年轻人持之以恒、克服困难的信念，还讲述了很多朴素的行为准则，看似简单可行，其实非常重要。“在道德上，一便士可能比一英镑有价值，它代表着更多的勤奋和更高的品质。”（余义林）



新作上市



《喜好甜食》英文版

2012年8月，英国当代著名作家伊恩·麦克尤恩推出了最新力作《喜好甜食》（Sweet Tooth）。1972年，英国情报局计划通过一项写作基金来控制文化，智慧美貌并有文学底蕴的塞芮娜被选派参与这项代号为“喜好甜食”的行动，在负责接触名叫汤姆·汉菜的年轻作家时，她发现自己爱上了他。小说出版后立刻得到评论界的关注。《卫报》专栏作家朱莉·迈克尔森说：“开始你可能会觉得有些荒谬可笑，但当你坚持看完这个像俄罗斯套娃一样的故事，你会收获颇丰。”

全书由22章较为独立的篇章组成，第1章和第2章是女主人公塞芮娜·弗罗姆简略的学生生活介绍以及她与情人——54岁的历史学教授托尼·坎宁的短暂恋情。塞芮娜自小家教甚严，父亲是一位牧师，天资聪颖的她毕业于剑桥大学数学专业，却一直对英语文学十分迷醉。大学毕业前，她做了年龄足以做她父亲的托尼·坎宁的情人。托尼对塞芮娜呵护有加，迷恋她的身体，还亲自下厨为她准备各种美食，但又十分敬畏妻子。在两人短暂的夏季甜蜜中，托尼还是塞芮娜的“良师益友”。他为她规定各种必看书籍、杂志和报纸，逐渐使她摆脱政治上的懵懂

无知，为成为一个合格的间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直到后来塞芮娜才知道，托尼原来是军情五处的一个高官，后来出于某种原因成了双面间谍，同时也为苏联间谍机构服务。分手前托尼将她介绍进英国军情五处。第3章到第6章描述她怎样应聘进英国军情五处以及作为一名低等文书她如何既无聊又对间谍这一工作感到热切与迷茫。

从第7章开始，塞芮娜正式受训加入“喜好甜食”间谍行动，负责劝说汤姆签约他们的写作基金计划。在汤姆签约后，塞芮娜负责监视他，及时向上级汇报工作进展，但她没有想到自己爱上了汤姆，汤姆也疯狂地爱上了她。在两人恋情逐步升温、汤姆的小说也获得“简·奥斯特汀小说奖”的时候，塞芮娜的上级马克斯出于嫉妒塞芮娜没有选择自己，将汤姆接受情报机关赞助的公事之于。小说结尾是汤姆写给塞芮娜的一封信，读者读罢恍然大悟，原来《赎罪》里的布里奥妮化身一变成

作家该如何组织记忆？

——评麦克尤恩新作《喜好甜食》 □李菊花

了汤姆，或者说也是麦克尤恩自己，这是汤姆也是麦克尤恩在写的一部分名为《喜好甜食》的小说。

英国评论家乔治·奥威尔在他的《政治与文学》里曾说，“有人说，艺术与政治完全无关，这种看法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态度”。麦克尤恩在他的新作里将这种思考推向深入，他认为当下的文学写作已经不再只是个人内心的表达，而成为了政治宣传的工具。小说中一再提到冷战期间美国中央情报局赞助诸如《撞击》《皇吟评论》等政治性刊物和文化刊物的丑闻，这些刊物大肆吹嘘文化自由，但不过是美国政府的傀儡。英国的情报机构自认比美国人高明，更能“让被宣传的对象沿着你所希望的方向行进，而他们却认为是自己在选择方向”，于是他们精心选择了一些艺术家、记者、评论家和作家，希望“让一些偏左翼的知识分子为自由国度代言”。漂亮而酷爱文学的塞芮娜由此被英国军情五处的上层选中，从一个最低等的办公室文书变成了执行重要任务的高级间谍。汤姆之所以会被选中，主要是他写的一些短篇小说和杂志评论中流露出他对苏联政府的所作所为的不满，英国军情五处由此认为他是在为西方的自由文明摇旗呐喊。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汤姆后来写的小说不但涉及西方社会后核时代文明的衰退，还让小说中父女俩在来伦敦寻找母亲的途中染上鼠疫，不幸死亡。他们选定的代言人最后却成了西方文明自建的鞭笞者，真可谓“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次文化基金计划最终也化泡影。

虽然按照福柯的观点，文学在

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了“权力的话语运作，它通过确立特定的价值来压制差异性的其他价值”，但是文学应该给人更高的人文关怀和观照。在麦克尤恩看来，政治在创作过程中担当的是素材的功用，自1987年以来，他的小说题材涉及二战、法西斯、冷战与恐怖主义，政治事件和历史是他小说中的一个曲调。正如巴赫金一再强调的，小说的明显特征在于它有一种活跃的上下文关系，可以说，意图、文类和意识形态都在文本中参与对话。小说就是一种多重话语混合体，而小说家尤其欢迎这种混合体，并希望把文学和文学以外的语言的多样性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中。除了政治历史事件这些素材，麦克尤恩在这部小说中还很好地将自己的生活经历与编造的故事糅合在一起。小说中不但拼贴了麦克尤恩早期短篇小说集中多个故事的蓝本，而且还将他自己出版圈和创作圈的老朋友卷进小说叙事中，如他的第一位出版人汤姆·曼斯希勒和他的导师伊恩·汉密尔顿以及他的老朋友马丁·艾米斯。由于这些不同内容片段的介入，小说的整个叙事空间进一步扩大，人物所表征的内涵也相应地变得更为深广。

麦克尤恩是一位非常执念于细节描写的作家，他对上世纪70年代英国社会的生活方式的细腻描写给今日的读者带来兴奋、战栗、悲伤与意外，自始至终洋溢着某种更久远年代才有的古典交响诗的意味。最后，借用本雅明的话来总结此书最恰当不过：“对一位凭记忆写作的作者，要紧的不是他经历了什么，而是他如何组织他的记忆。”



美国画家萨金特作品

世界文坛

SHIJI WEN TIAN